



时间不语

□ 袁二辉

看到一则故事：一只小蜗牛沿着丝瓜藤吭吭往上爬。“哎呦，小蜗牛，上面那么高，你这么小，就别痴心妄想了！”蝴蝶笑道。小蜗牛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一天、两天、三天……小蜗牛终于爬到了上面，看见好多好多美丽的花。蝴蝶从花丛中抬起头，突然看到了小蜗牛，吃惊地问：“小蜗牛，这么快，你就爬上去了？”小蜗牛笑道：“不怕慢，只怕站。日日行，不怕千万里；时时做，不怕千万事。”

我父亲是一名党员，酷爱读书、看报，耳濡目染的我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童年的深刻记忆，成为独一无二的富矿和宝藏。难忘小学四年级时，家里的桌上躺着一本《岳飞传》，对书爱不释手的我将它藏在铺盖底下，晚上借手电筒的微光躲在被窝里看，记不清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后来，我的眼睛看黑板越来越模糊了，直至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戴上近视镜的。上了初中，我的作文本被同学们争相传阅。添添后与儿子一起阅读，共识勤劳善良的七个小矮人、穿靴子的猫、神奇的飞毯……重温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泛舟于《红岩》《高山下的花环》《平凡的世界》《人世间》《活着》……2011年拜于永正先生为师，成为他的第三批弟子，聆听他的课堂如沐春风，通过阅读他的专著汲取了无穷的知识力量，有时也蠢蠢欲动，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写一本书。我订阅了教学刊物《小学语文教学园地》《小学语文教师》，订阅了杂志《读者》《思维与智慧》《感悟》，多少次灯伴夜读，多少次徜徉书海，慢慢有了写作的冲动。想写朝夕相处的一家人，写天真烂漫的学生，写促膝长谈的闺蜜，写相亲相爱的同事；写我看到的，写我听到的，写我悟到的。

2016年，我最爱的父亲因车祸意外去世。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强烈，想写父亲的举手投足，写父亲的音容笑貌，写父亲的点点滴滴……写作的欲望近乎炽热，当一个个词语按照

一定的序列落下来，便会照亮一段难以言表的情绪。第一部中篇小说《来自星星村的你》构思完成，一心为民的二星村长、美丽大方的大姐、天真活泼的二姐、热情似火的歪脖子婶、嗜酒如命的国字脸大爷，还有暴跳如雷的辣椒姐、古灵精怪的三小才子……开始，是不定期写，有话就写，无话不写。讲述他们的故事，勾勒他们的生活轨迹。有善于教导为人方正的老师，也有淳朴真诚乐善好施的邻里。电线杆、五彩夫人、榆木疙瘩、狱警迪三、圆囡姑娘等一个个形象，呼之欲出。他们以各自特有的生存方式，影响、感染、协调着周边人的生活，致使这一方土地单色而不贫瘠，沉寂却不荒凉。2020年2月，我首次注册作家助手，第一章2600字一气呵成，等专家组审核过关后方能继续，等待的三天最煎熬，每天打开无数遍看信息，看到那则恭喜通过审核的信息时，心儿真的飞起来！

打通了写作的任督二脉，它的洪荒之力让我瞬间爆发。由刚开始的每日更新1000字到后来的每日更新2000字，再到现在的共近20万字100章。后来参加聊城市举办的全国网络小说大赛获三等奖。2020年5月，前60章在公众号“山石榴”刊载，同时登在杂志《百川》上，第一次见到自己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我竟然高兴得哭了。2021年1月，“山石榴”举办了一次学习强国征文活动，我写的一篇《儿时的快乐年》当天就发表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学校的一位老师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打过去，说是县委宣传部的王主任找，疑窦丛生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打通电话才知道征文打动了王主任，想发布在学习强国上。与此同时，由“山石榴”的执行主编姜敬东老师推荐，我认识了山东省散文协会的宋应登老师，聊城市小说界的大咖李立泰老师，擅长写诗歌和散文的崔会军老师、张军老师。跟着老师们学习，取得了很大进步，多篇散文发表在《鲁中晨报》《聊城日报》《聊城文艺》《民间文化》，也开始有杂志向我约稿。越努力越幸运，我在

见义勇为大赛征文中获三等奖，在聊城市“白云热线”征文中获三等奖。现在，我坚持每天睡觉前必读一个小时的书，养成了每日2000字的写作习惯。

“你的文章具有轻柔、甜的特色，及物、接地气，很有生活气息。从文本可以看出你对事业的忠诚、对孩子的热爱。古道热肠，值得点赞。提一点建议，文本中两个小节标题可去掉（用鼓励擦星星、用活动擦星星），因为活动和鼓励是派生互动关系，分不开。有小标题，会产生碎片化的感觉，破坏文章的整体性。”这是张书军校长的鼓励与鞭策。

江苏作家毕飞宇在《写满字的空间是美丽的》一文中说：“一个人不管多大岁数，从事什么工作，都有表达的愿望。”

我当老师，最熟悉孩子，所以我写周一的吐糟记，写周五的游戏趣事，写周末的一周一活动、一周一成长；写教学片断、课堂实录、教学思考、教学论文……什么都写；写讲市优课、市教学能手时磨课的经过和感悟。你磨课，课也磨你，你常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你的真切感受，都在磨课中，因此，这样的表达，是最鲜活的，也是别人愿意阅读的。就这样，不断地写，不断地写，不经意间积累了10万字的教育札记。2021年，教育随笔《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因为爱所以爱》发表在《山东青年报》教育刊。

我也写让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事，写心头挥之不去的想法。这心心念念，这挥之不去，就有可能成为好文章。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写作的题材是源源不断的。写作是“刻录”时光，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或许会成为某个夜晚的“下酒菜”，让人反复品味。我写儿子第一次住校时对他的想念与担心；写发着高烧、冒着鹅毛大雪仍去上学的坚强的儿子；写高考结束去饭店打工的儿子；写送儿子进大学校门，自己回来嚎啕大哭……

2021年，我加入了省作协，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点。

目标从来就不遥远，一步步，一天天，只管全力以赴，剩下的交给时间。



年味的记忆

□ 曲党政

小时候，年味是一种期盼；长大后，年味就成了回忆。自从我离开胶东老家，二十五年来，每逢春节，我总会怀念儿时那纯真的年味。

腊月一进，家家户户便开始为过年做准备。杀年猪，赶大集，杀鸡洗鱼，炸鱼炸肉，还要特地制作一屉豆腐。孩子们则盼望着新衣服，筹划着压岁钱。而我最怀念的，是蒸胶东大饽饽的情景。

蒸胶东大饽饽，是非常讲究且隆重的一件事。家家都会挑选隔年的麦子，磨成面粉，据我母亲说，用这种面粉蒸出的大饽饽特别白。

腊月廿三一过，左邻右舍的大妈、婶子们就搭好伙儿，今天给你家蒸大饽饽，明天去她家蒸大包子。两米长的大面板抬上炕，四五个女人围上去，边干活边唠嗑，你一言我一语，讲述着农村的趣事。说到尽兴时，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那爽朗的笑声往屋外阵阵地飘出，这热闹劲儿寓示着一年的日子圆满结束，来年的光景更有无限的盼头。家里的老爷们也必须上场，他们撸起袖子，端起白底儿红牡丹花的搪瓷面盆，将几十斤发好的面团磕在面板上，单膝跪在炕上，一手扶面盆，一手从面盆里扒拉出蜂窝般的面团，扬上大把的面粉在面板上揉成长条后，就开始准备劈柴，等待女人的精彩作品。

每个大饽饽都要大小均匀，掌秤的女人从长条面上揪起一块面剂子放在秤盘上，抬着秤杆仔细看杆上的银星儿。多了掐下一块儿，少了再填上一丢儿，生怕差了分毫。会揉面团的女人翘首帮忙盯着秤杆的银星儿，生怕这分毫影响了她揉面的技术。她们抓起称好的面团，双手交替地揉压起来。塑形的女人接过揉得光滑的面团，不断在手里滚啊、拍啊，做成上面稍尖些、底部稍宽些小山包形状的饽饽坯。再左看看、右瞅瞅，直到自己满意。随后，手伸进奶奶辈传下来用纸糊的筐篓里沾上白白的粉末儿（现在想想可能是滑石粉），“啪啪”拍在“小山包”上，白粉末儿就腾地在冬日暖阳照进的屋子里轻飘飘地四处飞散。这时我就会伸出小手，乱抓在阳光里窜的精灵似的白色粉末儿，在屋里追着阳光跑，再回头时，饽饽坯就像扑了粉的女人脸，立刻变得立体了。

最让人期待的是往大饽饽上“插枣”的女人，这是大家历年选拔出来的手最巧的女人。大饽饽

上总共留九个枣眼，用白线从饽饽坯中间压十字相交两条线痕，变成四条边，每条线痕上都有五个枣眼（中心一个交会处），四个边上则各有两个枣眼。女人端着双手将小指头在线痕上小心地钩“鼻梁”，依次将挑选的红枣嵌上去。小时候，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嵌枣？为什么是九个？又为什么是单数？母亲耐心地告诉我，大饽饽是发面，寓意发财；嵌上枣寓意早发；至于个数，也有十三个的、五个的，我们家常做的是九个，寓意九福一生。至于为啥是单数，母亲当时没有回答上来。后来我查了相关资料才知道，按照古代礼制，祭祀以单数为常。无论原因是啥，都是大家对来年日子的美好期盼。

饽饽好的大饽饽用玉米包叶垫上装进大锅里，灶膛里的火苗红红的，映红了父亲的脸庞。树枝在炉膛里劈里啪啦地响，水汽氤氲出来，弥漫了整个灶间。锅里的大饽饽逐渐熟了，香气流淌得到处都是。深深地吸一口气，再吸一口，恨不得把所有的香气都吸到肺里。锅盖一掀热气腾腾，一家老小围着锅台，享受着父亲赞母亲手艺好、母亲夸父亲火候好的暖意中。屋外大雪纷飞，屋内欢声笑语，一片祥和。此时，母亲用早准备好的小花印章，蘸着红染料，在大饽饽上挨个点上小红花，大饽饽就更加有了精气神。此时，我和妹妹已经巴巴地吵着母亲快给我们脑门上点上花，好到大街上显摆。那时如果看到谁家的孩子脑门上有红花印，他家那天一准儿是蒸大饽饽了。

大年三十那天，大枣饽饽、鱼饽饽、葫芦饽饽以及各式各样的神虫饽饽会被摆上供桌供奉给祖先。正月里，家里来了客人，要给客人享用，还要预备走亲戚。走姥姥、舅舅、姨家或姑姑家，用红花的包袱包着大饽饽和两瓶地瓜干酿的老白干一起装在柳条编的篓子里，绑在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吃了中午饭，亲戚互换大饽饽，互相夸赞着手艺，交换的不仅是一份精美的面食，更是一份深深的祝福和浓浓的情谊。回家的路上，父亲的二八自行车前面坐着妹妹，后面驮着我，加上二两酒的作用，父亲一直逗着母亲笑，一路上欢声笑语的场景，始终在我心头萦绕。那年的味道，那大饽饽的情怀，那幸福的时光……

多年来，我回想起年的味道，都是这窗外雪花纷纷扬扬，屋里暖意融融的幸福情景。

